

文選卷第四十四

五臣并李善注

檄

司馬長卿喻巴蜀檄一首

陳孔璋爲袁紹檄豫州一首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鍾士季檄蜀文一首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一首

喻巴蜀檄一首

善曰漢書曰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
轉中微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
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乃
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人以非止之意也

司馬長卿

翰曰檄敕也喻彼使皎然知我情也此周末時穆王令祭公謀甫為威猛之詞以責狄人之情此

檄之始也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

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

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銑曰蠻夷外國之通名擅專也不討謂不征伐日久而侵犯邊境勞士大夫征討

也陛下謂武帝也存恤撫安也單于匈奴君也怖恐駭驚也交臂拱手康居

也屈膝拜也和謂降服也善曰戰國策張儀曰儀交臂而事齊楚

西域重譯納貢稽首善本來享向曰康居國名重譯傳易其言納貢獻於中國也稽顙首至地也身亦獻也

善曰禮記王制曰五方之人言語不通北方曰譯說文曰譯傳也傳四夷之語也漢書西域傳曰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春秋說題辭曰盛德則感越裳重

譯禮記孔子曰拜之而後稽顙毛詩曰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

禺太子入朝良曰閩越南夷國名也相誅謂自相誅殺而降也弔問罪也番

自彼氏羌莫不來享爾雅曰享獻也

王贊
手勅切
遠方曰贊

禺南郡縣治也康伐越後至番禺故言右也顏師古曰南越為東越所代漢以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朝所以云帛也非訓至也太子即嬰齊也

閩越地名也越

南夷之君西越

北捷捷字

之長常效貢職不敢

惰怠

良曰熨健謂蠻夷名長君效具惰怠傲慢也善言言君者

延頸舉

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我欲為臣妾

翰曰踵足也喁喁衆口向上之

家風義我願為臣妾善言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而立天下皆延頸舉踵矣論語素王受命識曰莫不喁喁延頸歸德論語撰考識曰遠都殊域莫不向風

又曰孺悲欲見鄉黨慕義義史記張良曰百姓莫不嚮風慕義願為臣妾

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

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

將謂唐蒙也賓服也

善言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

發巴蜀之士各五

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

良曰幣帛和我之貨也衛護也不然謂

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

言意不許為

明曰賊捕害也車馬曰
烽如覆未發舉縣者契舉
頭有寇則平火燧積薪
有寇則燔然也
明曰師曰提提張弓矢
而持之也
明曰日冒死犯之編列
謂師之編布先及

兵戰之患其辭也發軍興制謂起軍法
誅將帥也善曰張揖曰發三軍之衆也

驚懼子弟真憂患

善本長

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

銑曰擅專也言唐蒙

意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

向曰當行者謂巴蜀人

殺自相

劫奪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

寧弓而馳荷兵而走

濟曰烽燧者舉火以警候燔燒攝持也兵矛戟之屬

善曰張

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

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

良曰言

士觸刃冒矢不轉足者決志陷陣也讎仇也編列謂編戶齊民也異主

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

而爵

善曰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

位為

通侯處列東第

翰曰第次也西為尊東為下言為通侯列在天子之下

東第在天子下方

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

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

善本作列

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

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

向曰號謂王侯之號也行用也言國家重功日厚爵

賞故賢人君子用命至死而不辭也腦髓也膏脂也

今奉幣役至南夷

即自賊殺或亡逃抵

禮

誅 濟曰南夷謂夜郎也抵觸言自為賊殺觸我

日逃亡被誅而抵拒於誅也如淳曰抵其罪而誅戮之也一日誅者亡不肯受誅也

身死無名諡為至愚

良曰諡者行之跡言

為賊而死故諡為至愚之人也綜曰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

豈不遠哉

翰曰言巴蜀之人不立忠節身被誅戮恥及父母也與此境立

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

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

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銑曰獨行謂逃亡者也言非逃亡者之罪亦父母之教不至而子弟

不脩謹又不崇廉厚之風誅戮亦宜矣有司謂唐蒙曉喻百姓以發

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

過向曰曉明喻告也言明告百姓發卒奉幣和我之事也數讓皆責也景帝時郡置耆年有德者二人以為三老以教人孝悌也善曰漢書景帝詔

曰置三老孝悌以道民焉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濟曰重煩煩擾也農時煩擾百姓

已親見此相如自謂也近縣近蜀之縣也善曰重煩遠所谿谷山澤之

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善曰亟急也漢書曰縣有蠻夷曰道使咸喻陛下之意

無忽良曰亟急威比自忽輕也言恐山谷之人不徧聞可急下檄書告之使皆知非天子之意輕忽也

為表紹檄豫州一首善曰魏氏春秋曰素紹伐許乃檄州郡

陳孔璋

翰曰琳避難與州表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以告劉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宜歸本初也後紹敗

琳歸曹公曹公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曰矢在絃上不可不發曹公

愛其才

不責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相國

善本作守

銑曰刺史劉備也相國謂為侯王相國也守郡守也

善曰蜀志曰先主歸陶謙謙表先主為豫州刺史後歸曹公曹公表為左將軍

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

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

然後立非常之功

向曰圖度權勢也言古明君皆度其危亡思其險難因事立勢以成其賢聖之功也非常之人謂賢聖也善

曰難蜀父老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

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

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

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

濟曰擬度也言非常之事則非常平之人能度之彊暴也弱主于世也趙高秦相也

柄國之機要也威福賞罰也迫脅怕懼也言百姓懼高之威皆不敢正言於君也望夷秦宮名趙高使閹樂殺王世於此宮也善曰史記曰秦二世夢白虎臨

其左驂馬殺之問占夢卜涇水為祟王世乃齊望夷宮欲祠涇水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壻咸陽令閹樂數二世二世自殺張華曰望夷宮

在長安西北長平觀故臺處是臨涇水作之以祖宗焚滅行歷至今永望北夷也漢書曰王氏浸盛羣下莫敢正言

為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三軍外統梁趙擅斷

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良曰鑒戒臻至季末也呂產為相國封梁王弟祿拜將軍

封趙王擅專也萬機皆專斷於已陵犯替廢也海內國內也寒心謂痛心也善曰漢書曰張辟疆謂丞相陳平請拜呂呂產為將兵居南北軍不相如辟疆

計太后臨朝以呂侯子台為呂王台弟產為梁王建成侯釋之子祿為趙王呂后崩將軍祿相國顯兵秉政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左氏傳閔子騫曰下凌

上替能無亂乎高於是絳侯朱虛與五霸奮怒誅夷逆由恭尊立太宗唐賦曰寒心酸鼻

故能王道興隆光明融顯善本作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漢道

興盛而明長者周勃等權計之儀表也紹此言者亦將為權道以匡漢室也善曰漢書曰產祿因謀作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知其謀使人

告兄齊王今發兵章欲與太尉勃內應以誅諸呂又曰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等誅之大臣乃謀迎代王代王立是為孝文皇帝明表謂明白之

也表儀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殘食

餐放橫傷化虐民向曰曹騰操祖父相帝時位加特進與小黃門左悺中常侍徐璜同作妖妄取媚於君為貪亂之行以殘害人也

餐貪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曹騰字季興少除黃門相帝即位加特進虎後漢書曰左悺河南人也為小黃門徐璜下邳人也為中常侍在氏傳史克曰縉

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謂之饕餮餐山海經曰鈞吾山有獸羊身人面其口腋下

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狍鴝食人郭璞云為物貪婪食人未盡還害其身象在禹鼎左氏傳所謂父嵩乞鈞蓋攜養因賊假位與金犖車

貨權門濟曰操父嵩本夏侯氏之子騰無子乞養之鈞乞也賊賄賂也與輦車也權勢也靈帝時賣官言嵩以車載賄賂以輸勢門而官

至太尉善曰魏志曰曹騰養子嵩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本末司馬彪續漢書曰嵩字巨高說文曰鈞乞也古賴切漢書曰息夫躬交遊貴戚趨走權門為名

竊盜鼎司傾覆重器良曰鼎司謂司空非才而居此位故云竊也重器謂天子政教也言傾覆天子政教善曰周

易曰鼎金鉉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操贅職閹遺醜本無令善本德善曰周

象也文子老子曰天下之大器也

贅餘肉著身也閹官人也令善也贅喻嵩也閹謂騰也言操是如此種類元

無善德以及於人也善曰贅謂假相連屬也莊子曰附贅懸疣然贅贅假肉也

贅之說也標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

沈音尤也鷹鷂鳥也言紀督理鷂鳥掃除閹官也善曰魏志曰大將軍何進與紹誅

諸閹官進被殺紹遂勒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漢書指

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因曰幕府

侵官暴國濟曰續相連也侵官謂冒官也暴國謂卓遷獻帝於西京善

曰董卓已見西征賦左氏傳樂鐵謂樂書曰侵官冒也失官慢也

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弃瑕取用良曰提攜鼓奮

廢帝紹因橫刀長揖而出奔冀州卓因拜紹渤海太守因舉渤海之衆以攻

卓卓夏即渤海也收羅謂采訪賢才弃瑕棄而取其能者善同良注故

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帥善本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

翰曰諮議裨偏也紹表操為兗州刺史授以偏帥與同議合謀欲匡復漢室者

謂其有大鷹將搏擊之能可為爪牙之任也言鷹犬以比操也善曰裨師偏師

也漢書衛青傳曰裨將及校尉侯者九人謝承後漢書陳龜表曰臣累世展鷹犬搏擊之用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

銑曰能輕略法也言操輕薄少有法度也善曰字書曰能輕也勅聊切傷夷折齒六數喪師徒向曰夷殺也

也幕府輒復分兵命銑脩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善本無領兗

州刺史濟曰輒專銑精完全也言操數敗喪師旅而紹專以精兵脩輯之而又表天子令操領東郡太守也善曰謝承後漢書曰表紹以曹操為

東郡太守劉公山為兗州公山為黃巾所殺乃以操為兗州刺史被以虎文向曰獎勸也言

虎文者乃紹蓋勸賊以成威福之柄善曰被以虎文則羊質虎文也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魏志作獎賊賊成也言獎成其威柄

也異獲秦師一剋之報翰曰秦將孟明氏數敗秦師穆公不罪遂得敗

者亦異操一剋之報善曰左氏傳曰秦孟明帥師伐晉晉侯禦之秦師敗績又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銑曰跋扈謂掘強也肆縱忒惡也

盛內懷反紹意毛詩曰無然畔換鄭玄曰畔換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睚眦跋扈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忒惡也割剥元元

殘賢害善向曰割剥殘害也元元謂衆人也殘害殺戮也善曰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沉於殷久矣何乃急急

於元元哉高誘戰國策注曰元元善也張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
與屯留君書曰氣厲流行揚賢害善

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奴子

受灰滅之咎濟曰偉奇阿曲也斬首懸之曰梟梟子也操為兗州邊讓言議頗侵於操操殺讓而族其家故云灰滅也善曰

臣贊漢書注曰懸首於木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

曰梟尚書曰余則孥戮汝良曰林言多也憤怒奮舉也言士人怒怨舉手同聲皆欲討

舉州同聲之善曰林喻多也司馬遷書曰列於君子之林孔安國尚書

傳曰民咨胥怨史記武臣曰陳王奮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仿

臂為天下唱始周易曰同聲相應

徃東裔蹈據無所翰曰操為徐州刺史為陶謙所破又與呂布戰於濮陽為布所敗而走故云地奪也徃徃驚兒蹈踐據依也

言無所依踐也善曰魏志曰陶謙為徐州刺史太祖征幕府推善本作

謙糧少引軍還又曰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

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翰曰幹本喻君也枝喻諸侯也登成也叛人謂呂布也言我欲強君

而弱諸侯故不成呂布之強也善曰叛人謂呂布也漢書曰徒二千石高貴富

人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枝非為奉山園也左氏傳曰圍宋彭

勛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

遷當御省禁

銑曰鬼神所居曰廟翊輔衛護也幼主謂獻帝也脅劫遷移也當御謂萬事自當理之不令上知也省亦禁也善曰魏志

曰天子還洛陽太祖遂至洛陽衛

京師脅遷謂迫脅天子而遷徙也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

朝政

向曰侮輕紀綱也領統領也三臺謂中臺外臺憲臺也制斷也善曰家語曰是謂壞法亂紀也漢官儀曰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謂者為

外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

濟曰由心不論勲賢也在口不依法

令也五宗謂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也三族父族母族妻族言操之暴如此也善曰宗亦族也漢書徐自為曰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家語曰宰

予為臨菑大夫與田

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

良曰羣談謂議朝政者腹

常之亂夷三族也

議謂口不言而心惡之者隱戮謂託別事而誅之善曰漢書曰上既造白鹿

百家鉗口道路以目

善曰漢書曰上既造白鹿皮幣令下頗異不應反脣張湯奏異腹非論死自是之後有腹非之法也

周厲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主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鉗其嚴切

尚書記朝會公卿充

負器而已

銑曰尚書掌朝會之法也諸侯時見
三會言公卿不敢論時政但具真品

故太尉揚

善本作楊彪與歷

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

朱五

被以非罪楚榜

善本作

矣并五

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

向曰彪代董卓為司空又代董璠為司徒
故云歷二司也時表術作亂操託彪與術怨

姻誣以欲圖廢置奏下獄劾以大逆眦睚目見楚榜榜宮也參并謂兼也五
毒謂五刑備具也忒忒也言用兼五刑觸情任為毒惡不顧其法律也善曰漢

書曰王莽誅翟義夷滅三族皆至同坑以五毒矣并葬之
如淳曰野葛狼毒之屬韓詩外傳曰不肖者觸情縱欲也

又議郎趙彥忠

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

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

濟曰迷惑杜塞擅專也言操將惑明時絕忠
諫故立即殺彥不得待奏報聞徹天子也

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

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屍

胡

掠取金銀貝至公聖朝流涕士民傷

懷

良曰言帝弟瑩樹猶合恭敬況使吏士發掘墳墓而取金玉乎裸露掠取
也操發梁孝王墓天子聞之哀泣士人謂有識者也善曰裸作裸漢書曰文皇

帝實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曹瞞傳曰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夫子

聞之哀泣昆或為弟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必止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

松柏以識其墳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墮善本突無骸

不露路翰曰墮壞突破也言操置發丘中郎摸金校尉之身處三公之位而

行桀虜之態汗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荷善本慘科防

互設罾繳充蹊坑并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

兇豫有無聊之人善本帝都有吁嗟之怨銑曰桀虜謂惡人也虐殘

我忠賢露骸骨也荷煩悒毒罾網也綴繫縲箭上以射鳥奔亦坑也可以捕

獸此喻法令煩酷人之舉手動足皆陷刑網兇豫二州名操所領也吁嗟歎聲

善曰戰國策蘇秦曰上下相怨民無所聊家語孔子歷觀載籍無道
之臣負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向曰言
載未有毒害如操者酷烈猶毒害也詰問也賊在外曰姦整齊訓教也言紹
為問罪於外未及齊教於操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詰謂問其罪也去質切

加緒善本含善本復其可彌縫濟曰緒餘也言紹加餘含容於操其可彌縫

侯曰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良曰言操之野心潛藏禍亂之謀有

同豺狼也善曰劉向列女傳曰羊舌叔姬者叔向之母也長如乃欲摧撓

女棟梁孤弱漢室輔曰摧折撓曲也棟梁喻大臣也謂操殺司空楊彪也

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銑曰除滅忠正謂殺

雄強也言操如惡鳥之強也伐擊也謂紹擊鼓往往征瓚也善曰魏志曰公孫

瓚字伯圭董卓至洛陽遷瓚奮武將軍封薊侯范曄後漢書曰公孫瓚大破

黃巾威震河北紹自將擊之彊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

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

梟夷向曰強寇謂瓚也言瓚桀逆拒紹內將掩襲而圍之操因暗與瓚書

也殺人懸首曰梟夷滅也善曰左氏傳曰凡師輕曰襲杜預曰故使鋒鏖

善本シキ挫縮歛圖不果

良曰鋒芒兵戈也挫摧也言發露操不果成其謀也

爾

善本

乃大軍過蕩西

作耳

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大羊殘醜消淪山谷

濟曰大軍

紹自謂也蕩洗滌也西山鹿腸山也紹入朝歌自於鹿腸山斬賊于毒等滅之

又擊左校郭太賢及西營屠各屠各匈奴種也束手謂縛也質以物相屬也前

登謂爭先而降也大羊殘醜謂羌狄雜類也消亡淪沒也言皆畏威亡沒於山

谷之中也善曰晉中興書曰胡俗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最豪貴故得為單

于統領於是操師震懼晨夜遁遁屯據救倉阻河為固

諸種章震懼驚懼兒述竄遁走也取據依也救倉地名中有大倉府臨黃河言操

懼紹依此地以為固也善曰魏志曰袁紹將進軍攻許公留于禁屯河上公軍

官度漢書音義曰救地名在榮陽西北上臨河有大倉欲以塘蝗之介禦隆車之隧銑曰塘蝗蟲

舉之如執斧之象也隧猶轍也言止蟲舉斧禦大車之轍亦猶操之拒紹軍也

善曰莊子蘧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大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

也

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

向曰折摧衝突也宇宙謂四方上下也

善曰班孟堅與陳文通書曰奉國威靈信

志方外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

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奮中黃育

獲之材

善本

騁良弓勁弩之勢

濟曰戟文屬也胡匈奴也百萬千

騁縱良善勁強也言紹士卒之盛以威據曲部也

善曰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

太行之獲而右搏彫虎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鳥獲之力焉而死夏育之勇焉

而死文子曰狡兔得而獵犬亨高鳥盡而良弓藏

史記蘇秦說韓王曰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

并州越太行青州涉

濟

他荅反

良曰紹甥高翰領并州越逾也紹子譚領青州涉度也濟潞水

書曰浮于濟

大軍汎黃河而掬

善本

其前荆州下宛葉而掎

後

翰曰汎濟掬觸也劉表為荊州刺史與紹相結宛葉二縣名掎擊手也善曰

獸一人捉角二人戾足

雷震虎步並集虜庭

銑曰雷震虎步並皆軍

之庭也善曰李陵詩曰

若與素炎火以熖飛蓬覆陰海以沃燹炭

有何不消

善本無

滅者哉

向曰熖熖沃灌也熖火飛也舉炎盛之火而

此何有不消滅者哉

善曰楚辭曰離憂患而適寤兮若縱火於秋蓬黃石

公三略曰夫以義而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散焚火其剋必矣聲類曰熖熖也說文曰

燄火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

思歸流涕北顧濟曰幽冀二州名故營謂紹之故營部曲之兵也怨別曠

女怨其餘充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

苟從各被創夷人爲讎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

素揮以啓降路必士崩瓦解不俟血刃良曰張揚與呂布善布被曹

張揚以應曹操揚醜之將睦固又殺醜欲以衆北合袁紹操遣史渙破之盡收

其衆覆敗也張揚之衆皆敗亡權勢無如之何且從之耳然已被操傷害害皆以

操爲讎敵也旆旗徂往也紹言若我迴旆方往登高山擊鼓吹角舉白幡以開

降路則操之軍士皆不待血刃而崩離也素白揮幡也士崩瓦解謂崩離俟待也

善曰呂布張楊已見九錫文尚書曰父師曰召敵讎弗怠廣雅曰微幡也微與揮

古通用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士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

之謂士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越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衆故諸侯無外

境之功此之謂瓦解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武王伐紂

遠方其義方今漢室陵遲綱維絕聖朝無一人介之輔股肱無折

兵不血刃

衝之勢

翰曰陵遲猶漸壞也維紀弛廢也二介謂輕微也言漢室漸壞維紀無一介之臣以為輔佐也股肱臂也言手足之臣皆無折衝陷陣之

權勢也善曰尚書秦穆公曰汝有一介臣尚書大傳曰股肱臣也折衝已見上文

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

捐土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

其節銑曰天子境內千里曰畿內簡練謂選擇也捐斂憑依脅懼也暴虐之臣謂操也言忠義之士懼操不敢展其誠節又操特

作部曲精兵七百人善本無人字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

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向曰宮闕天子所居也拘止執持也逆而奪取曰篡逆之萌始作起也善曰說文曰逆而奪

取曰篡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善本立功之會可不奮哉

濟曰言操之逆亂如此是忠臣用命之時烈士立功之際可不勉力哉善曰喻巴蜀文曰肝腦塗中原漢書曰一敗塗地尚書曰勗哉夫子操又矯

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而聽給與彊寇弱主違

眾旅叛良曰矯詐過誤旅助也言操詐稱制發其兵恐州郡誤聽給與良強寇賊而弱天子也如此則違眾人以助叛逆也善曰漢書以旅為

助舉以喪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

進翰曰舉謂舉兵立忠正之名哲智也言明哲不取也幽并紹中于熙所領也善曰魏志曰紹以中子熙爲幽州書到并州使勒

見胡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銑曰張繡爲建忠將軍與劉表相合以攻操勢力也善曰魏志曰張

繡以軍功稱遷至建忠將軍屯宛與劉表合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

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向曰羅落布列也匡正也其得操首非常謂立大功也著明也

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音將校諸吏降者勿

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偏

之難如律令濟曰部曲謂隊帥也偏裨小將也諸吏謂官屬也勿有所問言不與罪也廣遠宣通班布揚舉符書也言布舉軍書賞賜之數使天下

知天子爲操所拘偏之難如律令謂賞賜一如律令之法善曰風俗通曰謹按律

者法也皋陶謨虞云始造律時主所制曰令漢書著甲令夫吏者始也當先自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復繩墨動不失律令也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良曰此曹公檄江車諸軍將校部曲令背孫權而歸於漢

陳孔璋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或

翰曰子發檄時也荀彧為尚書令獨稱者以官高也善曰魏志曰荀彧字文若潁川人也太祖進

或為漢侍中守尚書令

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

門唯人所召

銑曰孫權吳主也召招也言禍福無有異門但人心所招也善曰左氏傳閑于驚之辭

夫見幾幾從木而

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

向曰幾者事之微言見事微者不處凶危之臨事善曰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

濟曰能制變通之理在困窮而能通是智者之思慮也善曰漢書曰臣充因變制宜周易

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王弼曰窮必通也

漸漬荒沈往而不反下

善曰本無下字

愚之蔽也

荒廢也沈謂醉冥也言漸浸廢置不思迴復是下愚之蔽也

是以大雅君子於安而危以遠咎悔

詩篇名以美君子言其能居安思危故能遠離咎悔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封禪書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

小人臨

禍懷佚以待死亡三者之量不亦異

善本

銑曰佚樂也二者謂君子小人作殊乎也量度也言度量殊異也

孫權小子未辨菽麥

向曰菽豆也未辨菽麥言其無識之甚也

善

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誇簡墨

濟曰領項膏潤也斧所以整齊軍旅故曰齊斧也簡墨謂刑書也言

權之要領不足潤斧鉞名字不足誇刑書也

善曰漢書晉義服虔注曰易曰喪其齊斧未聞其說張晏曰斧鉞也以整齊天下應劭曰齊利也虞集志林曰齊側皆

切凡師出必齊戒入卒猶穀角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

廟受斧故曰齊斧也

良曰穀外鳥子也翰羽也陸梁跳躍兒肆縱也此喻權如鳥獸始生而放縱還視

以吠其主不從皇化也戰國策曰跽之犬可使吠堯也

善曰爾雅曰生而自食曰雛

待哺曰穀鳥郭璞曰鳥子須母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翰毛毛長大者西

謂為丹

京賦曰怪獸陸梁戰國策曰勃謂田單曰跽之狗吠堯非其主也

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

鑊之魚期於消爛也

翰曰皇威天子之威也靈神靈也誅討也言我國家張布天網而權以在綱目之中也鑊炊錢鼎也言游鼎

之魚期於消爛不遠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荊門之敗

銑曰

銑曰

三苗國名在洞庭右彭蠡降禹而滅其國為墟今孫述字子陽據蜀稱帝遣其將任滿守荆門光武使岑彭攻之滿大敗言此者欲以摧折山水之固也善曰尚

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女徂征三苗苗民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逆命帝乃誕敷文德七旬有苗格餘見銑注

救也善本無也字向曰朝鮮遼東國名豐軍壁也刊除也朝鮮國叛使荀彘擊平之定朝鮮為四郡善曰史記曰天子拜涉南為遼東部都尉朝鮮襲殺何天子遣左

將軍荀彘擊朝鮮朝鮮人殺其王右渠來降定朝鮮為四郡又曰南越呂嘉反以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下橫浦咸會番禺南越以平遂為九郡又曰

東越王餘善反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越建成侯敖殺餘善以其眾降昔

夫差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彊矣濟曰吳王夫差

承父闔閭遠跡用子胥訓兵之法大破越棲越王句踐於會稽之山誠為強盛申胥本伍奢之子胥也奔於吳封申地故曰申胥善曰史記曰吳王闔閭死立太子

未差文樂毅遺燕惠王書曰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韋昭國語注曰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貞貞奔吳吳與地故曰申胥史記曰吳王

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句踐乃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句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

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善本作越軍良曰抗衡謂對舉以爭輕重也夫差比會諸侯

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起師吳楚自越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塞王樂俗人人象故諸侯無外境之助此之謂九師

於黃池欲霸中國而與晉定公爭長晉人具師擊之大破吳軍於是越王聞之舉兵襲吳吳王聞之適去晉而歸與越戰不勝遂圍吳宮殺夫差屠壞罄盡

也善曰毛萇詩注曰抗舉也鄭玄周禮注曰稱上及吳王濞浦驕恣屈堀曰衡史記陸賈曰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

強猖昌猾胡始亂廣廣陵恣縱也屈強不順吳始猖猾狂狡吳始亂謂為亂首也

善曰漢書曰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立濞為吳王孝景五年起兵於廣陵左氏傳曰鄭子太叔卒晉趙簡子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

自以兵彊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

解冰泮冰泮言破敗之甚也善曰漢書曰七國反書聞天子遣條侯周亞夫往擊楚敗之七國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淄

川王賢膠東王渠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瓦解已見上文淮南子曰冰泮而農桑起

濞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胷向曰罵惡言也濞敗後與麾

越漢使人以利啗東越使誑吳王吳王出勞軍使人縱殺之陷入也刃入於胷謂縱殺

利啗東越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漢使人縱殺吳王何則天威不可當善漢書賈誼上疏曰適啓其口亡首已陷其胷矣給音殆

有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足恃也濟曰悖亂也言夫差與溥皆為亂逆而誅不足恃也

自董卓作亂以迄于善本今將三十年載其間豪桀縱橫熊據虎

踣彊如一良曰迄至也豪桀縱橫言多也熊虎猛獸也踣止也以時彊如一比當時英雄也素勇如呂布呂布驍將故云勇也

善曰二表表紹表術也魏志曰呂跨州連郡有威有名者善本無十有餘

輩其餘鋒捍特起鸛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可勝數翰曰跨據也其餘謂

諸小賊也捍勇特獨也鸛執鳥鳥狼惡獸鳥惡鳥也雄長也小賊如此鳥獸殘害者不可勝數言其多也善曰淮南子曰鸛視虎顧鹽鐵論曰無鹿駭狼顧之憂

然皆曰伏鈇嬰鈇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子遺銑曰鈇槌鈇斧也言亂賊之徒皆從

槌斧之誅如火燒燎原草無有餘遺也不餘也善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

曰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毛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聚續為叛亂向曰馬超楊秋叛於關中遣曹公討之超等屯潼關曹公勅諸將曰關西兵精堅壁勿與戰續次也善曰魏志張魚據漢中

遣鍾繇討之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楊秋李湛宜成阻二華據等反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勅諸將關西兵精捍堅壁勿與戰

河謂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

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濟曰二華大華少華二山名河渭二水名馬超阻依此山河險固驅率羌胡

自爲無敵矣而曹公討之如順風縱其盛火大兵未及鼓怒而賊以破亡也傳曰時唯鷹揚又曰一鼓作氣元戎戎兵也善曰魏志曰公西征馬超公自潼關北度未濟

超赴船急戰于斐曰放馬以餌賊賊亂取馬公乃得渡循河爲甬而南賊追距渭口公乃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進軍度渭超等數挑戰不許公

乃與剋曰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驍騎夾擊大破之斬軍成李湛等漢書元后詔曰運獨見之明奮無前之威毛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

我敢曷文曰元戎伏屍十善本作萬流血漂橈魯此皆天下所共知也良

十乘以先啓行善曰戰國策秦王謂唐且曰天子之是後大軍所以臨

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進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韓曰逋

進散也鳴吠猶叛亂也大軍所以不濟江伐吳者爲伐韓約馬超也善曰魏志曰公斬宜成遂超走涼州典略曰韓遂字文約在涼州阻兵爲亂積三十年建安

二十年乃死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爲脣齒銑曰宋建自稱平

漢王聚兵犯命與

馬超等同惡以相救援如唇齒相副焉善曰魏志曰初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眾抱罕夏侯淵討之屠者抱罕斬建涼州又鎮南將

張魯負固不恭命向曰張魯以鬼道教人自号師君負倚也倚巴漢之固不恭帝

征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漢寧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

木祖征之周禮曰負固不服則攻之濟曰皆謂韓宋等當加意先誅也觀兵旋旆謂先臨江將伐吳乃引軍西討

武王東觀兵至于孟津諸侯皆曰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濟曰致

謂奉帝命討罪也善曰魏志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旌首萬里良

曰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魯偏將謂夏侯淵也涉度也隴謂隴山也殺人懸首曰梟夷滅旌表也首謂建約之

首萬里謂自涼州入帝都也善曰魏志曰韓遂在顯親夏侯淵欲襲取之遂走

後淵大破遂軍得其旌麾軍入散關則羣羊氏率服王侯豪帥奔

走前驅翰曰散關關名曹公西征張魯氏王寶茂恃險不服攻而屠之自

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進臨漢中則平陽善本作不守銑曰平陽關

魯魯使弟衛據平陽關曹公遣高

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遁竄

祚乘險夜襲大破之故云不守也

走入巴中懷恩悔過未女質還降

也魯初欲走入巴中曹公遣人慰喻魯盡家屬出降也善曰土崩已見上文

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奈何魚爛而亡何休曰魚爛從內發左氏傳胡亥

曰策名委質巴夷王朴胡賓

琮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

王職

濟曰種類也落聚落也巴賓皆地名朴胡杜濩皆夷王姓名也奉職謂奉天子職事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七姓巴夷王朴胡賓邑侯杜濩舉巴

夷賓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濩巴西太守孫盛曰朴音浮濩音護

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

兵不鉦鋒

良曰鉦鉦也二方謂蜀與漢中也司馬錯曰今之伐蜀利盡西海兵不鉦鋒言不用也善曰戰國策司馬錯曰今伐蜀利盡西海而

諸侯不以為貪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又曰不挫一兵之鋒鉦與頓同

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

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

翰曰徒空也言皆憑天子之威靈而服羣叛也

聖朝寬仁覆

載允信允文

德善曰聖朝謂獻帝也言以寬厚之仁覆載萬物著誠信於文德善曰春秋考異郵曰赤帝之精寬仁大度禮記曰天無

柳子厚平淮夷雅表曰金鼓一動方方志

私覆地無私載毛詩曰允文允武昭假列祖

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漢皆享萬戶

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

向曰爵謂封侯也命謂一命受職示見也善曰魏志曰胡漢者皆封列侯又曰封魯

及五子皆胡漢子弟部曲將校為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

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

濟曰將校謂其下軍師也皆為列國侯將軍已下節給小官千餘人堵牆也安於牆堵不

失家業也四民士農工商反還也

善曰漢書曰高祖入關吏民皆安堵如故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

而建約支

善本

屬皆為鯨鯢

良曰支屬謂親黨也鯨鯢謂大戮也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韋取其鯨鯢而封以為大戮

超

之妻蔡林焚首金城

翰曰蔡子林焚燒也金城郡名南安趙衢討超梟其妻子漢書有金城郡

父母

嬰孩覆尸許市

銑曰嬰孩小兒也言皆戮於許都市曰范曄後漢書曰建安元年遷都于許

非國家鍾

福

善本於彼降禍

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

彼謂魯等此

謂建約等逆反順從也

善曰

夫鵩

善本

鳥之擊

善本無

先高攬

俱

漢書消勳曰甚諄逆順之理

善曰

作擊

之擊字

縛

俱

勢鳥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

善本有也字 濟曰攬執也言勢鳥擊物必先高飛者取其勢也牧野地

名紂率眾於此與武王戰而滅紂是孟津退師之勢也此言前不伐吳之志也善曰此述往年未伐之意尚書序曰武王與受戰於牧野又曰惟十有一年武王

伐殷孔安國曰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

今者枳棘翦刈

善本作杆

戎夏以清

良曰枳棘惡木也喻殘賊也翦

齊刊削也言殘賊齊削戎狄與華夏皆清平也善曰枳棘以喻萬里肅

萬里肅

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眾

翰曰六師六軍也天子之兵也善曰魏志曰

建安二十一年治

與匈奴南單于呼厨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

洶中羌棘

蒲墨反 銑曰並戎狄号也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厨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漢書曰諸羌言願

得度湟水北然湟水左右羌之所居音皇丁令屠各已見上文

霆奮舊席卷自雲壽春而南

向曰霆霆也本指

也席卷謂盡發其兵也壽春色邑名言如霹靂之聲自壽春入伐吳也 善曰漢書九江郡有壽春色邑

又使征西將軍夏侯

淵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氏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益據

庸蜀

濟曰武都氏羌郡名巴漢地名銳利也汶江名楹捉也庸蜀地名二言使守捉不令為吳之援也

軍魏志曰建安二十二年留夏侯淵屯漢中

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

橫海之師直指吳會

良曰江夏襄陽豫章皆郡名湘沅二江名樓船橫海皆將軍號也言以前諸軍期至吳會分為五道

而入也善曰漢書曰東越反比遣橫海將軍韓說樓船將軍楊僕入軍於越

萬里剋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

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為入除害元惡大慙必當梟夷

期命

謂權命盡之期至也丞相曹公也元大慙惡也梟夷謂誅滅也善曰大舉天師至壽春而南一道也使征西甲卒五萬二道也及武都至庸蜀三道也江夏至豫章四道也樓船至會稽五道也尚書成主曰元惡大慙

至於枝附葉從比日非詔書所特禽

疾

銑曰枝附葉從謂吳諸將校隊親黨也特獨禽禽獲疾患也言將帥親黨皆非詔書所獨獲而患之善曰楊雄數靈賦曰枝附葉從表立景隨

故每破滅彊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

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

向曰三言我以降為先以誅戮為後也拔將

取才謂有文武才皆濟用之也翹舉也言立功之士舉足引望我皇風化如響之應聲而來也 善曰新序趙良謂商君曰君亡可翹足而待也左氏傳穆叔

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尚書曰惟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影響孔安國曰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

江太守劉勲先舉其郡還歸國家 善曰魏志曰建安四年袁術敗於陳術病死廬江太守劉勲率眾降封為列侯

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眾出 善曰曹公破呂布張遼率眾降拜關內侯下邳縣名侯成小吏不知其所賞

降也 善曰魏志曰張遼字文遠雁門人也以兵屬呂布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眾降拜中郎將

還討眭固薛洪 善曰音流善 尚開成就化 善曰眭固將屬袁紹留薛洪膠尚留守射犬曹公擊破固斬之濟河圍洪尚於射犬而洪尚降封為列侯

善曰魏志曰眭固屬袁紹屯射犬公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度河擊之固使張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膠尚留守自將兵以迎紹求救與渙仁遇

官渡 善曰官渡地名役征也曹公擊袁紹交戰大破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率眾降封為列侯

度之役則張郃 善曰魏志曰官渡地名役征也曹公擊袁紹於官渡紹將張郃高覽見降曹公今

此言高覽當有二名也 善曰魏志曰公擊淳于瓊留曹洪守紹使張後討 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魏志云高覽見此云與蓋有二名

來尚則尚

善本無尚字

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

校尉郭昭臨陣來降

向曰曹公圍來尚尚懼使陳琳陰夔請降公許之尚夜遁保邳山其將馬延郭昭臨陣降而衆大潰也

善曰魏志曰公圍尚營未合尚懼遣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

公不許圍益急尚夜遁保邳山追擊之其將馬延等臨陣降衆大潰

城則將軍蘇游反為內應

濟曰蘇游表譚將也譚留使守鄴曹公追譚至河水而游逆降

蘇由守鄴公進軍到

審配兄子開門入兵

良曰來譚敗後審配兄子榮開

汨水由降游與由同曰魏志曰來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印綬節鉞使尚降人示其家城中崩沮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東城門內兵配逆戰敗生禽配斬之既誅來譚

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來熙舉縣來服

翰曰焦觸叛熙奔烏丸觸等舉縣降操也

善曰魏志曰建安十年來熙大將焦觸叛熙

尚奔三郡烏丸觸等舉其縣來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

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書策折衝討難其又敵塞旗靜安海

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

銑曰凡此之輩謂摠括前降服之類

也尅亂曰果圖謀其除害拔也言此諸將與曹公畫策將靜安海內豈輕為舉措哉言必破也善曰西京賦曰天啓其心司馬相如喻已蜀文曰計深慮遠急

國家之難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

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功身不些言之祿朝為仇虜夕為上將所

謂臨難知變轉禍為福者也向曰勇有可死有不可死節有可立有不

言大也身食些言量也為我國家上將是知變化之理也善曰答客難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實遠國語注曰些言言量也說苑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

若夫說誘甘言懷寶貝小惠濟曰甘口不利於行小惠不益於世不可懷而

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煙善本俱滅者亦其衆多

吉凶得失豈不哀哉良曰泥溺也言溺滯於苟且之間至沒身而不覺見悟言如此之人與煙波俱滅不知吉凶之理故可哀之

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

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異矣翰曰漢中地名曹公討張魯於漢中故云

善曰國語曰在輔忘權不
能守江東因權出行東
乃遣人封書呼曹公
行人以告權乃不偽若
不知張昭共見輔權
謂輔曰兄厭樂邪何為
呼他人輔曰無是權投
書與昭以示輔之無
特乃悉斬輔親近從
輔置東吳

懸隔合肥水名也曹公入漢中使張遼守合肥權親率十萬眾圍合肥遼以敢死
之士八百人明日大戰殺數千人斬權二將權急登高冢以長戟自衛言當時小軍
猶且破敗今欲禦我大軍雷霆之威必難與存矣善曰魏志曰太祖使張遼與
樂進等將士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俄而權率一萬眾圍合肥於是遼夜募
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十人斬二將權
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呼權不敢動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入乃引退

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

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殺之銑曰言權無順信之道不行仁義也盛孝章

權不能守江東遣人將書喚曹公行人以告權權謂輔曰兄厭樂邪何為呼他人
輔曰無權因投書示輔輔慙無辭悉斬親近從輔置東吳今言殺者蓋欲非之
善曰周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良志曰賊義殘仁莫斯為

甚向曰賊殘害傷也言傷害仁義之道者莫甚於權也善曰孟子齊王曰

一夫紂矣未乃神靈之通罪下人作民所同讎辜讎之人謂之凶賊

是故伊執手去夏不為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權是神靈之中

通亡罪人百姓怨讎而為人之凶賊也伊摯伊尹也去夏仕殷卒為賢臣武王伐紂飛廉惡來與紂同戮不足稱忠也此言感是君平臣也善曰尚書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孫子曰殷之興也伊摯伊尹在夏魏武曰何者去就之

伊摯伊尹也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

道各有宜也良曰去亂就理是知事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

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博學善本

好古周泰明當世雋彥德行脩明皆且膺授多福保以子孫

幹曰丞相謂曹公也惟思也舊德謂先世賢德也載籍國史也膺當又養也言先臣舊德當降受多福安養子孫也善曰尚書曰永膺多福又曰保乂王家

而周盛門戶無辜受善本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之可為

愴然聞魏周榮善本虞仲翔各紹堂構克善本負析薪善本

明盛孝章言此兩家皆為權所誅戮遺類謂子孫也流離謂逃散也湮沒林莽謂為庶人也愴然不平兒魏周榮叔艾子也虞仲翔文繡子也言皆能繼

祖父德業也堂構德業也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善曰吳志曰虞翻字仲翔尚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左氏傳鄭

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折薪其子弗克負荷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

德顯祖揚名又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向曰

陸並吳之著姓皆累仕漢朝當報漢德而明揚祖考也良寶利器喻賢良也

善曰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聖王得賢且領曰夫賢者國家器用也所

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而並見驅逐窄雨絕於天有令無柯

何以自濟濟曰迫也雨絕謂雨下於地無還雲之期也新語曰有斧無柯何

善曰陸賈新語曰有以理也言並被驅迫不得却還漢也喻負利器而無處施用之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

羅聖賢善本作之德也良曰言隨權敗亡是苦甚也岡山也言賢聖去亂

鳴矣于彼高岡梧賢聖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

或也翰曰鷦鷯小鳥也為巢葦草之上猛風一至則葦折卵破所託危也言不降於漢是同鷦鷯之危也若草莖也善曰韓詩曰鷦鷯既取我之無毀

我室鷦鷯鷦鷯鳥名也鷦鷯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

子則死有知則破是其病也字林曰鷦鷯也上乃丁切下古穴切廣雅曰鷽鷽工雀也荀卿子曰南方鳥名鷽鷽為巢編之以髮繫之鷽鷽若若折卵破巢非

不牢所繫之弱也說文曰鷽鷽大鷽也若與鷽同今汙東之地無異鷽鷽若若諸賢負處之信示

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眾無忌故設

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銑曰諸賢謂權族及將校等曠蕩寬大

不惡眾人故設重賞以待大功也善曰司馬長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

卿難蜀父老曰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

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善本顯祿福

之上也良曰霸者把也持把諸侯之權也奮振也翻然過飛兒大舉如其未

能善曰未能量大小以存易王亦其次也謂漢大吳小以存易謂

背吳歸漢也言若未能殺權則當計度大小歸漢背吳亦是其次也善曰漢

書鄒陽上書曰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其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蹠音煩良曰係蹄禽獸之絆

蹠而去。善曰戰國策魏魁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跌蹠而去虎之情匪不愛其蹠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蹠害七尺之軀有權也今國家者非直七

尺之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蹠也。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韓曰蝮蛇之毒也

願公早圖之也。延叔堅曰係蹄獸絆也。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韓曰蝮蛇之毒也

整人之手則必斬斷其節恐毒及身而死也。善曰漢書曰項梁使使趨齊兵

擊章邯用柴曰楚殺甲假趙殺甲角用甲間乃出兵楚不殺假趙亦不殺角間

齊王曰蝮蛇在手則斬手蝮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何則以其所全者重

甲假甲角用甲間於楚趙非手足之戚何故不殺蝮音釋。善曰重謂身也輕謂

以字。其所弃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銑曰重謂身也輕謂手足也言吳爵祿是

諸公手足之累亦可絕弃來降也寧安復。閻大雅之所保北有先賢之去

反也。善曰周易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閻大雅之所保北有先賢之去

就。向曰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先賢謂上伊尹忽朝陽之安甘折若之

也去就謂去夏就殷也言諸侯皆聞背此理。忽朝陽之安甘折若之

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濟曰忽暗也詩曰梧桐生矣于彼高岡言鳳所栖也

謂暗上鳴高岡之安樂巢葦若之危日至一日謂苟存朝夕也王雖欲救之

石俱碎謂舉兵則善惡咸見屠戮也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雖欲救之

亦無及已。良曰已止也言既敗雖救之無能禁止也善故令往賄募爵賞

日史記衛平謂宋玉曰後雖悔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賄募爵賞

亦無及已。故令往賄募爵賞

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詔如善本作律令良曰購募謂以財求物也

謂列在檄下詳審也至言謂至之言極

檄蜀文一首

善曰魏志曰景元四年令鍾會伐蜀會至漢中蜀大將姜維等守劍閣距會會移檄檄蜀吏

鍾士季

翰曰魏志云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繇之少子也少敏惠夙成為秘書郎遷鎮西將軍與鄧艾伐蜀蜀將

姜維守劍閣距會會移檄蜀將吏士人後平蜀為司徒謀反於蜀為眾兵所殺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

銑曰祚福也分崩謂離散也幾近泯

盡也言人命

善本作

太祖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

向曰太祖魏武也哲智撥

除也言有聖智除亂反正也

善曰魏志曰有太武皇帝為魏太祖公羊傳曰君子曷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乎春秋

拯其將隊造

我區夏

濟曰秘濟墜落造成也區夏中國也善曰尚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

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

受命踐祚

良曰言文帝受天明命踐天子之福謂受禪於漢也善曰魏志曰文皇帝為魏高祖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禮記

曰成王幼不能莅祚
周公相踐祚而治
烈祖明皇帝弈世重光
恢拓洪業翰曰烈盛弈重也文帝旣明而

烈祖又明故曰重光恢拓洪皆大也言廣大其德業

烈祖國語祭公謀父曰弈世載德尚書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漢書武帝詔

曰何行而可以彰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而人俗殊也善曰毛詩序曰國異

政家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向曰齊民謂無貴賤而齊等之民也蒙初也言未被大魏之化善曰難蜀父老曰割齊人以附

夷狄如溥曰齊人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若今言平人也

此三祖所以顧懷遺志也

濟曰三祖謂太祖高祖烈祖也

言三祖眷蜀人有遺言今討之
善曰劇秦美新曰后土顧懷
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
陳留王奐也

尚書曰放
勛欽明。
宰輔忠肅明允。勛勞王室。
翰曰宰輔謂司馬文王也。允信也。言有明信之德也。勛勤也。主室國家也。

善曰左氏傳史克對魯侯曰齊聖廣
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宜慈惠和
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

百蠻而肅慎致貢
銑曰協合也萬邦百蠻言向化者衆也肅慎國名致貢謂貢楛矢石砮也
善曰毛詩曰布政優優尚書曰百

姓昭明協和萬邦毛詩曰因時百蠻大戴禮孔子曰
昔舜致通于四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
悼彼巴蜀獨爲匪民

明之德宗而絕先人之業

愍此百姓勞役未已

句曰悼傷愍痛也言傷痛巴蜀百姓獨不為魏人而勞役未止也

民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

進濟曰六師謂天子六軍也授授師與將也征西將軍鄧艾出甘松沓中二道雍州刺史諸葛緒出高樓武街二道鎮西將軍鍾會出洛谷二道

合成五道也善曰尚書曰予惟龔行天之罰魏志曰詔使征西將軍鄧艾督諸軍趨甘松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諸軍趨武街高樓鎮西將軍鍾會由駱

谷伐蜀古之行軍以仁為本以義我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謂不尚殘

殺也動不為己白義也有征無戰謂能以勢化導而來也善曰司馬法曰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曹操曰古者五帝三王以來也仁者生而不名義

者成而不有孫卿子曰王者有誅無戰漢書淮故虞舜舞干戚而服

有苗南王上書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莫敢校之南王上書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莫敢校之

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翰曰武王伐殷發廩粟府財以賑貧之表飾賢人間里以存其義

善曰尚書曰武商容之間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向曰鎮西謂鍾會也此檄

當時蓋託人言故自稱也命天子之令也統理也戎車兵車
善曰尚書禹曰奉辭伐罪漢書孫寶曰臣幸得銜命奉使庶弘文告善曰

字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濟曰弘大也元元百姓也

鎮西庶以文告之令濟百姓之命非欲窮武而快一時之心也善曰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有征罰之備有文告之辭元元已見上文新序李克對魏武侯曰好戰窮

武未有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良曰降則安守則危也話善言也言略為陳說其要當敬聽

我善言也為下設端也善曰毛詩曰言之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朝善本野因

躋其餘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太姒中更背

違弃同即異韓曰先主謂劉備也靈帝末討賊有功領徐州呂布襲徐

故云困躋與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也興盛大好謂領豫州也中謂中間也言

初與我同而中間更背違是弃同即異也善曰蜀志曰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

涿郡人也靈帝末黃巾起先主率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後領徐州呂布襲徐州虜先主妻子乃求和於布後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後背曹公歸袁紹漢書張良曰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能制其死命也左氏傳子太叔曰弃同即異是謂離德

諸葛孔明仍規秦川

姜伯約屢出隴右

銑曰規圖也伯約姜維字也隴右地名

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

先

向曰邊境謂葛亮入秦氏羌天水夷名也擾亂也

方國家多敵未遑脩九伐之征也

濟曰

故事遑暇也周禮有九伐之法憑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人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征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正則杜之内外亂鳥獸行則滅之也言諸葛亮姜維侵邊之時當國家多事不暇脩九伐之道以征之也此却述前過將誅之意也今邊境

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并

善本一向

良曰入安其蓄積也言我國家邊境安寧積兵之力一向攻

蜀也善曰孫子兵法曰併敵一向千里殺將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

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

翰曰天下之師謂前五道並入者也段谷侯和皆

地名即艾破姜維之所也沮壞也堂堂盛皃言以壞傷之兵不可敵我全盛血之陣善曰魏志曰姜維趣上邽鄧艾與戰于段谷大破之又曰姜維寇地陽鄧

艾拒之破維于侯和漢書公乘興上書曰王尊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黃帝出軍決曰始立牙之曰舌氣來應旗幡指敵或從風而來金鐸之聲揚以清鼓鞀

之音婉而鳴是謂堂堂之陣比年已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

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

說曰比近也無寧歲謂不安也

子自來助之也言以勞病之卒不可敵我子來之兵也諸賢蜀將吏也親見見事且也

善曰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毛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蜀侯見擒善曰本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向曰秦惠王伐蜀而殺蜀侯擒獲

也公孫述據蜀稱帝光武使吳漢伐滅之授首謂就戮也九州之險善曰

是非一姓此皆諸公所備聞善曰本有也字聞濟曰言險塞之所非一姓

述之事也善曰左氏傳司馬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

良曰形見規圖也萌初生也善曰太公金匱曰明者見於未萌智者避危於無形

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韓曰微子紂兄去紂歸周封於宋受命朝見故謂之

賓陳平背項而歸漢祖立功於漢封曲逆侯善曰

毛詩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鄭玄曰武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微子伐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之於廟史記曰陳平懼項王誅遂至脩武降鎮拜平為都尉豈寧安鳩毒懷祿而不變哉銑曰宴樂也言宴然安此鳩毒懷

尉豈寧安鳩毒懷祿而不變哉爵祿不為變通哉鳩毒殺人之藥喻

蜀也善曰左氏傳管仲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漢書楊惲曰懷祿貪勢不能自退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

弘實見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向曰天覆謂如天之覆養也恕猶捨也言以恩惠為先以誅伐為後

善曰禮記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尚書大傳成往者吳將孫壹舉

眾內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濟曰江夏太守孫壹以眾歸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封吳侯寵榮秩祿也殊異謂

異於常人善曰吳志曰孫壹為江夏太守及孫綝誅滕胤呂據據胤皆壹之姝夫也綝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已率部曲將胤妻奔魏魏以

壹為車騎將軍軍封吳侯文欽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為戎首咨困偏

擒善本獲欽子還降比日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良曰文欽與母丘儉舉兵

反司馬宣王擊大破之欽亡入吳吳以欽為鎮北大將軍諸葛誕反遣子入吳請救吳遣唐咨文欽俱來應誕誕疑遂殺欽欽子鴛及虎踰城出歸大將軍表

之以為將軍賜爵關內侯咨生擒拜安遠將軍叛主謂背魏也我首謂為將伐魏也困偏謂咨見擒也豫聞國事謂為將軍也善曰魏志曰文欽字仲若曹

爽之邑人也與母丘儉舉兵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臨淮討之諸葛誕遂殺欽欽子鴛及虎踰城出自歸大將軍大將軍表鴛虎為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大將軍

乃自臨圍四面進兵同時鼓譟登城唐番面縛降拜番安
遠將軍禮記子思曰無為戎首鄭玄曰為兵主曰戎首

畫等窮蹙歸命

猶加寵況巴蜀賢智見幾

善本

而往

善本

者哉

翰曰言孫壹唐

加寵命況巴蜀父老哉言寵命過之善曰見機已見上文

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

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

農辰不易畝市不迴肆

銑曰邈遠措投軌迹也古人謂微子陳平慶善也來裔謂子孫也堵牆肆市變易也言能降則百姓安

居而農市俱不變易善曰安堵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桀為無道湯立為天子夏民大悅農不去疇商不變肆

去累卵之危就永

安之計豈不美歟

善本作與向曰卵鳥卵也重累之其勢危言不降則似累卵之危降則長安也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

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

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

太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

濟曰迷惑也不及謂不降也玉石俱碎謂縱兵破敗之後善惡俱

見屠戮也善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曰並已見上文

難蜀父老一首

善曰漢書曰武帝時相如使蜀父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國用大臣亦以為丞相如業已

建之不敢諫乃著書假蜀父老為辭而已以語難之以諷天子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意焉

司馬長卿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

韓曰茂盛也六世謂自高祖至武帝

威武紛紛湛沈恩

汪濊

鳥鱸羣生靈濡洋溢乎方外

銑曰紛紛盛貌見湛厚汪廣濊深也羣生百姓也濡潤也洋溢流出見方外遠方

也張揖曰汪濊深貌也善曰汪烏黃切濊烏外切

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

不披

靡因朝冉從馬

江定笮

存

向曰使自謂也流行攘却風教罔無也披靡從化兒冉駝笮即皆蜀

郡西部也朝從定存謂招慰得也應劭曰蜀郡岷江各

斯榆舉苞蒲

音曳張揖曰斯俞本俞國名也服虔曰苞蒲夷種也善本有此一句

結軌還轅東鄉

向將報濟曰軌車也還轅謂將還歸

以報命善曰楚辭曰結余軫于西山王逸曰結旋也

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

咽古曰攘却退又羊丁

順古曰結旋也軾車迹也綿讀白鳥也天子也

明古曰辭謂初請見之辭

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善本有聞字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我羈縻

勿絕而已良曰摺紳謂衣冠也先生有德之稱儼然恭肅兒畢竟也牧養也羈縻謂似以繩索絆繫而已此皆父老問使之詞善曰應劭漢官儀曰馬

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今罷皮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

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

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翰曰三郡三蜀也夜郎縣名贍足也言通夜郎未竟今又續西夷之事恐百姓力屈

未能終其事業亦使者罪累也也左右侍者也相勸之辭也且夫邛笮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

多不可記也善本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

可乎銑曰言西夷與中國並也其來久而不可記然前王後帝強者不并仁者不懷意者者老自言也殆近也不可乎謂不可用也善曰孟子曰禹之相

舜歷年茲多不可猶不堪也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無用鄙

人固陋不識所謂向曰附近也言割中國之人以事無用夷狄也鄙人者耆老人也固陋不識所謂自謂也固陋謙辭也所謂所說也善曰附謂今之親附也

不可記已師古曰已語終辭也師說已字不

明古曰所恃即中國人

齊民要術見上文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

也齊曰使者對父老也安謂此乎言所說非也巴蜀皆椎髻左衽若如父僕常老言則不當變易也善曰應劭曰巴蜀比自古蠻夷椎結左衽之人也

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

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良曰惡聞若說謂父老說也斯此也此事謂夜郎之事言體大固非觀者所見也余相如

自謂也言我行急不得審議為父老粗略而陳之謂下事也善曰蓋世必有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嘗聞其略矣韋昭曰粗猶略也徂古切

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

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翰曰非常人聖人也原本也言立聖

人之功本則衆人見而懼張揖曰非常之事其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銑曰臻本難知衆民懼也善曰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至也及

至其成則天下昔者洪水沸出汜汎濫衍溢向曰洪大也言昔者大水沸出堯時也汜濫衍溢大水兒張揖曰汎溢

也郭璞三蒼解詁曰汎水聲也字林云匹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寸切善曰古漢書為汎人今為衍非也

師古曰常人見之以為異漢書原字作元師古曰元始也非常之至其始難知聖人懼之

夏后

善本有氏字

感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漸

息移切善本作灑

沈澹

移徙崎嶇為避水不得安居也夏后謂禹也感憂也堙亦塞也決江疏河謂理水也漸盡也澹水搖動兒謂盡除沈沒搖動之災也張揖曰疏通也灑分也韋昭曰灑

史紙切蘇林曰澹音淡

善曰言分其沉溺搖動之災也灑或作漸字書曰漸水索也賜移切說文曰澹水搖也徒濫切顏師古曰沉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以安定

其災也灑所宜也

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

慮而身親其勞躬腠

腠

竹

無胥

良曰永長寧安也豈唯人哉言當

理水之時非獨百姓禹亦勞也慮謀腠皮腠也腠股上小毛也言艱苦至使皮膚累繭而不生毛也張晏曰躬禮也孟康曰腠腠理也韋昭曰胥身中小毛也

郭璞三蒼解詁曰腠蹠也竹施切

善曰莊子曰兩袒女浣於白水之上者禹過之而趨曰治天下奈何女曰股無胥脛不生毛顏色烈凍手足胼胝何以至是也

胼步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

豈

音渥善

齒拘文牽俗

翰曰浹及也言禹之美業德聲及于無窮也應劭曰啞蹠急促之白也

嗟嗟謂習其當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

無若此規

疏曰言聖君宜脩習古書傳流舊法即當時沈情而已哉言不如此也 向曰崇高閎大統紀規法也言將尚論大

議訓業垂紀為萬世法也

善曰鄧展子曰字詰云

故馳騫乎兼容

并包而勤思乎矣天貳地

濟曰兼并謂兼萬國而并四夷也參比也言君德比於天而與天同一能合於地故云貳

地也善曰己比德於地是貳地也地與己并天是三也

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

良曰並音偏也毛詩小雅文濱涯也本或作賓

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

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

翰曰浸淫衍溢言理化遠也懷生之物謂動植

之類也言如此等有不霑德澤者則我君之恥也

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善嘉社稷有闕

遺矣

銑曰封疆之內謂國內嘉善祉福靡無也

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

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

向曰遼遠也加被也言遠國政教未被而王之流風尚自微薄也流風謂流

化人之風也善曰孟子曰故

內之則

善本有

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

順古曰小雅北山詩也
並曰大也流淫也

順曰內之謂通其
朝故也外之謂不通其
地之也橫胡王孟毅
諸曰執

漢書庚字作整張
揖注曰很庚之夫也
順曰教書古庚字

邪行橫作放殺其臣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為奴

虜係縲號泣內鄉音向善而怨濟曰內謂通其朝獻也外謂隔絕不通也

無罪被殺掠取孤幼縛束以為奴僕所以號泣向中國而怨曰蓋聞中國

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善本舉

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良曰至仁謂天子也洋溢普徧靡無曷何遺棄

足思慕天子之化如枯旱而望雨善曰孟戾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

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

方之君鱗集仰流翰曰戾很惡人也言很惡之夫見係縲者猶且垂淚

也風德謂賜能言語之人使以德喻諷二方即胡越之君因其討責如魚鱗之

相六仰以流風也善曰論語比考識曰賜風德宋均曰賜能言語故可使風

德也二方謂西夷願得受號者以億計銑曰號教令也以乃關

集相

漢書

二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江若水出廣平微外出旄牛入江善靈山梁孫原濟曰

鑿通山道置靈道縣屬越雋郡孫水出登縣南至會無縣入若水李奇曰於

孫水之本作橋梁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良

創始也言天子始以道德為塗以化之垂仁義我以理使跡迹不閉習爽

闇昧得輝乎光明翰曰跡迹遠也習爽未明也言天子德化遠及幽國

善曰言跡遠之國不被壅閉習爽闇昧後得乎光明言化之所被者遠也郭璞

三蒼解詁曰習良明也字林音勿尚書曰申子昧爽孔安國曰昧旦旦也爽明也

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

乎銑曰偃息也此國家也討伐征戰也彼夷狄也一體無夫拯人善太人沈

外內也禔安康樂也善曰說文曰禔安也音支周氏之絕業天予之

聖本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予之

務也何曰休美也陵夷謂政教隳毀也周家典禮遭秦焚之漢滅秦而復脩理故云繼周氏絕業也善曰凌夷即凌遲也史記張釋之曰秦凌遲而

至於二世天下士崩漢百姓雖勞又惡鳥可以已乎哉濟曰惡何且夫王書作陵夷至於二世

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良曰憂勤謂征伐也言王者皆征伐而後逸樂

也善曰毛詩序曰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翰曰言受命符方將增始於憂勤終於逸樂

泰善本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鑾善本揚樂頌上減五下登三作太

銑曰王者太平則封增太山禪梁甫鑾鈴也頌雅頌也言漢德之盛上可減五帝之美下可升三王之上登升也李奇曰五帝之德比漢為減三王之德漢出其上

觀者未覩善本聽者未聞音猶鷦鷯已翔乎寥廓善本有之字字

而羅者猶視乎善本無數澤悲夫向曰旨美也鷦鷯大鳥也寥深廓空也羅者喻大夫先生等也言君之道

德之流行深遠而大夫猶視數澤悲夫謂悲其不知於德化也善曰樂緯曰鷦鷯狀如鳳皇幽雅曰寥深也於是諸大夫

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濟曰茫然不自得之兒言諸大夫聞天子之德思欲陳之事皆喪失

身先之身先之敬罔靡徙遷延而辭避燕本作退良曰喟然歎美之辭也
以身先謂欲以身先士卒也敬罔驚視兒靡徙移足兒遷延却退
兒善曰尚書大傳曰魏文侯問子夏子夏乃遷延而退蘇人大夫自謙也願聞討西夷之事也請

文選卷第四十四